

他是为替樱花延命而与天照大神私定终身的藤原成范。

他是生不逢时流年不利备受冷落的无品亲王以仁。

他是天下第一的阴阳师安倍晴明的后人安倍泰亲。

他是来历经谜拥有鬼眼被称作风鉴少纳言的伊长。

他是忠心耿耿的名武士信连！

江雨朵 著 樱町逸事簿



一半是历史、一半是架空！
以樱町为中心，
平安朝迷糊公卿藤原成范及其朋友的生活趣事集，

——樱町逸事簿，现在开演！



江雨朵 著

樱田逸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酷语. 7/ 邬锦雯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5

ISBN978 - 7 - 204 - 09374 - 8

I. 青... II. 邬...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9565 号

青春酷语(第七辑)

主 编: 珠 雅

责任编辑: 马燕茹

装帧设计: 花 雨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 0471 - 4971950

印 刷: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 710 1/16

印 张: 360 字 数: 27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 - 7 - 204 - 09374 - 8 / I · 1882

定 价: 460.00 元(全 20 册)

为维护合法权益、尊重作者版权, 未经协议授权,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转载、复制、重制、改动、变更、发行、播送、散布、表演、展示花雨图书版权资源。花雨已加入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展维权 (<http://www.coapu.org/>)。凡侵害花雨版权的, 我们将授权法律顾问依法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

目录CONTENTS

第一话	樱花二十一	001
第二话	捕鸟记	022
第三话	高仓宫的烦恼	039
第四话	退亲记	059
第五话	高仓宫遇难记	088
第六话	安艺岛的失格巫女	111
第七话	花障	128
第八话	白狐记	146
第九话	霜月祭	158
第十话	屏风	167
第十一话	乳娘	180
番外篇	【阴阳师X2】	194
番外篇	【花】	201
恶搞番外篇	樱町杀人事件簿	206
后记	茶话会·假如	215

第一话 樱花二十一

话说，平安时代有位风流儒雅的中纳言，名叫藤原成范。因为酷爱吉野的樱花，便在自己的领地上种满樱树，在樱花林里造屋居住，每年去他家看花的人就把那里叫做樱町，而他本人则被称为——樱町中纳言。

关于他的故事，就从这一年樱花盛开的四月开始……

“淡红、浅粉、白无垢……”背靠着足有二人合抱粗的樱树，身穿白色丝绸常礼服的秀美公卿神情悒郁地展开手中的折扇，向前一伸，接住了几瓣绚美飘零的落樱，“唉……”

“咦？赏樱喝酒本是乐事，一向开朗的樱町君却怎么好像感伤起来了呢？”坐在横铺在樱树下的草席客位，散发宽襟容颜光艳的男人拎着酒杯戏谑地挑了挑眉，并不怎么认真地说道。毕竟，那边那位樱町中纳言大人，可是身患迷路症二十几年也不曾为此烦恼过一天的超级乐天派！真是很难令人相信他会有面带忧愁的时候呢。

“心情不好的话，就来尝尝我泡的茶吧，保证百病全消哦。”眉弯弯、眼弯弯地笑着，穿着宝蓝色直裾，明明不是僧侣，却将头发留成半长不短的样式，任其披散一肩的年轻男子，端着茶点从里面步出，边走边说。

“哟，我还以为看到了从哪里来的尼姑呢，原来是左京大人。”男人勾起唇角，促狭地笑笑，“不愧是樱町君的弟弟，审美观好怪异。”

“呵呵，伊长大人喜欢长直发的理由我可是很清楚呢。”依然笑咪咪的左京，显然并没有生气，只是将茶点放下后冲他暗示性地眨了眨右边的眼睛。

“伊长、左京……你们两个还是我的朋友和弟弟吗？”樱町中纳言——藤原成范，深感遇人不淑地收起扇子抵住额角，自己如此明显地陷入情绪忧郁的状态，这两个家伙还在那边高来高去地玩文字游戏？

“反正你会烦恼的事多半与朝廷政事无关，问都不用问就猜得到又是突发奇想罢了。”伊长打着呵欠的回答证实了朋友等于损友这个千古不变的定律。

“如果有左京可以帮忙的地方，兄长就尽管吩咐好了。”左京微笑着摆出端坐聆听貌，却不免有过分刻意的嫌疑。

“左京，谢谢你，可是……”成范先对他展露一个灿烂无双的笑脸，继而转向伊长，一双漂亮的大眼灼灼地盯住他，语气坚肯地说道：“这件事却非得要伊长帮忙不可！”

“非我不可？”甩出袖子里的装饰用扇子，“啪”的一声挥开后挡住自己的半张面孔，俊美中略带一点邪气的美男子诡异地转了转两只颜色不一的眼珠，“樱町君，莫非你看上了哪家的公主，却不懂得如何写情书，所以才要找我代笔……”

“原来是这种事啊！”左掌成拳往右掌上一敲，左京恍然大悟，他就说嘛，非伊长不可的事似乎也只有和女人有关的方面了。说起少纳言伊长大人，可是素有有着平安京第一花花公子的美誉，“但是兄长大人不是和平家的公主自幼有婚约吗？不是左京多嘴，脚踏两条船这种行为似乎并不像兄长一贯的风格。”

“哎呀，左京，虽然成范本身就漂亮可爱到不输给一般的美女，但毕竟也是一个男人嘛，就算他看上哪家的姑娘也是很正常的。”拉过左京，伊长故意假装悄声地耳提面命。

“才不是伊长说的那样。”成范侧过头，望向满院如云的樱花，伸出展开的扇面，接住几瓣零落的粉红，“你们看，樱花盛开时是如此的凄艳绝美，可是开花期却只有短短七天。不是太可惜了吗？”

“花谢花开，都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好比人也会有生老病死。”伊长优雅地掸去衣上的落花，“……所以我并不会为此而感到特别的悲哀。”

“你不会悲哀但是我会啊！”蓦然转回来的脸一瞬间皱成Q版包子状，某人固执任性地跺脚宣布，“总之，我就是要樱花延长寿命！至少我们家的樱花不能只开七天！”

感觉最初营造的优美氛围都被这句超无礼的话语瞬间破坏，额上青筋扭成十字形，伊长唇边的笑容都要抽搐起来地握弯扇柄，“……樱町君，请问这种不讲理的事要怎样才能做到啊。即使你拜托我，我也……”



“可是阴阳寮的长官安倍泰亲说，这件事只有伊长能解决呀！”成范理直气壮。既然连身为安倍晴明的后人，感觉上厉害到可以呼风唤雨的泰亲都这样讲了，就肯定不会出错了。

“呃？”露出一口吞下两个鸡蛋的表情，伊长握紧扇柄，“这话是他说的？”

“是啊，不然我今天为什么会专程派人请你来赏樱呢？”成范很诚实。

“……泰亲不是一向很讨厌你吗……”左京抿了口茶，撩起眼皮，抛给伊长一个同情的眼神。

“……没错。”伊长有气无力地抬起头，“所以他才把这个烫手山芋转抛给我……”

“你们在说什么呀。”成范不赞同地反驳，元气十足地伸出食指，“泰亲是个非常热心的好人。你们不要误会他哦，何况伊长平日的口头语不就是‘没有我伊长解决不了的事’吗？喏，少纳言大人！这下你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

美男子潇洒不复，神情狼狈地推脱：“就算我常常那样说，也只是指普通的事而已呀，替樱花延命这种事，除了天照大神，根本就不可能有人能做到！”

（注：天照大神是日本神话中的太阳女神，为皇室的祖神。）

“天照大神？”成范眨了眨纯美无邪的大眼。

“伊长，你干吗说那种现实的话来破坏我哥哥的美梦，偶尔有一两个像他那样天真的人不是很好吗？”左京举起袖子挡住脸，避开成范的视线小声地向伊长发动责难。

“那不然我该怎么说？像那个缺德的安倍泰亲一样？说这种事只有左京能做到然后推到你身上？”

“至少……也要用温和一点的……”

“啪”的一声击掌声，将把脑袋靠在一处小声议论的二人惊得迅速扳直了身体，抬头望去，只见纤秀可爱的成范卿，开心地拍掌道：“原来如此，对耶！直接去请无所不能的天照大神来帮忙就好喽！”

“……喂！等等！你、你是说真的吗？”

“兄长！那种事是……”

——“不可能的”四字来不及说出口，在左京和伊长瞪圆的四目下，成范已经

大摇大摆地背着手哼着歌走得不见踪迹了。

“左京……”好半天过去后，伊长才回过神来，惊疑不定地指指大门，“你哥哥他真的是去找天照大神了？”拜托，他知道去哪里找吗？

“……我家兄长真的是很可爱的人呢，对不对？”左京转过头，笑容满面地向伊长确认。

“现在不是笑的时候吧！”他真是服了这对兄弟！

“可也还不至于为此而哭泣吧，说是去找天照大神，但兄长应该是去附近的寺院为樱花的事向神明祈祷吧。”左京笑咪咪，去寺院又不会有危险，伊长大人真是小题大做呢。

“左京……你忘了吧……”美男子眼神飘移地望向另一侧，不自觉地摸了摸挂在颈上的佛珠。

“忘了什么？”左京依然笑咪咪。

“你家兄长……有迷路症的事……”

“……”

“喂，左京，你怎么还笑？”

“……我已经快要哭了，只是脸就长成那个样子……”



吉野山，樱花似锦。满坑满谷粉红粉白的樱花铺天盖地，与远方绛紫色的落日霞光连接成延绵一线，鸟儿跳跃枝头，偶尔发出婉转的啼鸣，清澈的溪涧淙淙流过枝叶繁密的樱花林，跳跃喷溅出的银色水花更为这幅仲春郊野图添加一抹适意的活泼情趣。

“哇哦，吉野的樱花开得好炫！”蓦地，傍晚的寂静被打破，有人拨开坠地的樱花枝条，迈步的同时不断地发出惊叹之声，凭衣着打扮来看，是位年轻的公卿，此刻，他正露出大大的笑脸，得意地表扬自己，“而我竟然没有迷路，一个人赶牛车也能顺利地来到这，一定是天照大神看我心诚才给予的庇护！”

这位因没有迷路而兴高采烈的大人，正是我们的主角成范卿。此时，尚不知道





将有一场命运的邂逅在等待着他，只是一味地任由周边如火的樱花牵引他的视线，渐渐步向更深处。

“对了！今次来不是为了赏樱花！”总算在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之际，想起来此的真正目的，成范握拳在掌心一敲，眼前一亮的锁定一株特别古老的垂枝樱，“就在这里吧！”

笑盈盈地背着手绕树走了几圈，他找了一块比较干净的地方就盘坐在树下，抬头阖目，双手合十，开始虔诚地祷告。当然，与传统祈求神明降临的方法和过程完全不同，成范用的大概是他自创流派的绝技。简称——与神明沟通的第一百零一种方法。

“哦，比谁都更美丽的天照大神呀，我是维护美丽的信徒藤原成范！我有一个心愿，相信善良的您一定会为同样可爱的我实现……”喃喃地说着让山门的僧侣或安崎岛的巫女听到后会气到吐血的祈祷词，成范仰着他身上唯一没有任何争议称得上是优点的可爱脸蛋，严肃认真地继续，“樱花只开七天就凋谢不是太可惜了吗？像我这样热爱樱花的人会觉得非常惋惜和难过哩，希望您能让樱花的寿命延长到三个七日，我愿意在此念诵一千遍的《法华经》……呃……”

忽然想起自己根本从来也没有背过法华经，他连忙改口：“不，是念一千遍的《孔雀经》……呃……”突然想起这部经文似乎也不会念，临时抱佛脚的业余者成范蹙起眉头，苦着脸再度改口，“我、我……”

“干脆就念一千遍的‘樱花请开二十一天’好了！”

乐观主义者的积极性就在于任何困难都不能打倒他们，发生在成范卿的身上时这点尤为突出。

于是，他心安理得地开始一遍遍地念他自创的祈祷词，完全不管这样是否能传达到天照大神那里去。在不断的念诵声中，眼皮越来越沉，迷迷糊糊间，不知道是梦还是现实，忽然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嗨！藤原成范！”

那声音不似一般女子的柔美婉转，却有异常强悍的清亮丽脆，他猛地张眼，好奇地眨眨眼睛，循声望去，只见对面粗大的樱树横伸的枝条上竟然坐了一个容光照人的盛装女子，正笑吟吟地盯着他看。

看她华贵的服饰，应该不会是这山间的平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莫非是前来赏樱的贵族女眷迷路了吗？一下子就将对方的处境判断为迷路，这是出于成范他自己为数不多的苦恼和困扰，犹豫地张了张嘴，他发出迟疑的声音：“你怎么知道我的姓名呢？”

“是你自己说的呀。”女子笑了起来，“维护美丽的信徒——藤原成范，我忙了一天正要回家，路过此处，却听到你的呼唤，真是个有趣的人……”

成范好生迷惑，自己何时叫过这个女子？根本就不认识她呀。揉了揉眼睛，仔细地看了看她，发现女子的容貌和衣着都华美飘逸得不似人间所有。

“莫非你是樱花精吗？”猛然想起绘本卷轴中的传奇故事，成范双瞳一亮。

“才不是！”受到侮辱般地高昂起头，女子双臂抱胸，不可一世地说道：“我是天照！”

“天照大神？！”

“没错！”轻轻颌首，女子嫣然一笑，眉心的红痣发出淡金色的日光轮，耀眼的光辉层层扩展，将她整个人都包裹在圣洁的佛光中。透过她的肩膀，夕辉像是倾洒最后的光艳一般，用铺天盖地红艳的温柔笼罩住漫山遍野红红白白的樱花，而抱胸而立的女子长发飘摇，扬唇浅笑，如同是这天地万物中最美丽耀目的存在……

像是无限接近了太阳，灿烂却让人有不可承受之感的画面；普通人说不定会在确信女子为神明身份的瞬息，吓得昏厥过去的情景；掠入成范张得大大的眼中，却成为了惊艳、崇拜以及几分沾沾自喜。

“哇！我成功了！”不知道该用少根筋还是泰山崩于前而面色不变来形容，成范毫无慌乱地露出镇定自若的得意笑容，他请出天照大神了耶！

“那么，你把我叫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用两根手指一抬，轻巧地托起成范的下巴，近看时他才发现女子的眼角上提是那种吊得高高的凤眼，颇有威仪的样子呢，“是要金钱、地位还是美女？”反正凡人会特意祈祷也不过是为了这些低俗的欲望罢了。不过既然那样炽热的呼唤能传达到她的耳中，她就不妨来听听看吧……

“我希望让樱花可以开放二十一天……”被迫抬起脸庞的男子并没有挣扎，只是提起唇角露出少年般清澈纯真的微笑，炽热肯切的眼神里混合着一抹奇妙的羞赧、期待的不安，像一个停留在永夏时光中的天然少年……这个男子……



目光微烁，她忽然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嘿嘿……成范，你真是一个好有趣的人……”

“我就答应你吧！不过……”在成范刚要露出大大的笑脸时，她却伸指封在他的唇上，骨碌碌地转了转晶莹光灿的大眼睛，“我也是要收代价的哦。”

“喔！我知道了！”握拳在掌上一敲，成范恍然大悟，“向神明祈求心愿的同时好像确实是要承诺一些誓约的吧，比方为了延寿而许愿修桥铺路广济僧侣之类的，那么您要什么呢？出钱重塑金身？”可是他不算太有钱呀。

“咧——”女子骄傲地一昂头，“我才不要那些呢！哼，那些东西想要多少都会有！”

“那有什么是只有我才能给的吗？”成范眨了眨长长的睫毛。

“我要你嫁给我！”天照大神语不惊人誓不休。

“可我是男人耶。”当事人——成范，短暂地思索过后提出的却是这种问题。

“哦，也对，那就请你娶我好了。”这位天照似乎并不在意用词的修饰，“怎么样？这是与神明交换绝对不许违背的誓约哦。”

“虽然不太明白，但是这样樱花便可以延寿的话，那我就同意了吧。”究竟是欠缺深思熟虑，还是真的拥有如此伟大的牺牲精神完全不可考，总之成范在用力微笑的同时，轻松地地点了点头。就这样为了樱花——而将自己的婚姻卖掉了。

“哎呀。”透过成范的肩膀，蓦然发现霞光夕照，天照拍掌惊呼，“太阳快落山了，我必须在这之前离开！”

“爱妻，再见——”成范好可爱地微笑着挥手相送。完全没有细想自己娶一位神明为妻会有下的下场。

向天上缓缓飘升的瞬间，女子微笑着伸出食指叮嘱：“成范！记住，我可是非常容易嫉妒的，你既然同意做我的夫君，就绝对不许再和人间的女子结下姻缘了哦！”

“好的！”简练干脆地回答过后，成范搔了搔头，小声道，“……那……如果偶尔寂寞的话，该怎么办呢？爱妻，你会常来看我吗？”

可是等了好久都没有人回答，成范疑惑地抬头四顾，樱花寂寂，溪水淙淙，适才出现的天照就像从来没有来过般全无踪迹。

“咦？”他眨眨眼，难道刚刚那个艳美的女子只是出自他的幻想吗？是做了场白日梦，还是真的遇到了一位垂青于他的神明呢？他不死心地爬上一块石头，站到比较高的地方向夕阳下沉的地方眺望，隐隐地看到就在不远处有一抹灿金的光……

“爱妻！等等我啊！”确信那一定是天照的踪迹，于是，有生以来初次与某位女性（尽管是神明）私订终身的纯情男子——藤原成范，当下往夕阳落山的方向追去，希望能够再见天照一面，确定一下适才发生的事究竟是幻是真。

拨开樱树繁茂的花枝，成范被绊住般地蓦然收住了脚步。

在溪畔的青石之上有位仰卧安睡的人儿……

被周边纷纷落落的樱花拂满一身花瓣，四周的树林遮挡了夕阳的光线，朦胧中望去只见几缕墨黑青丝跌落青石在风中画出袅娜的痕迹……

哇哦，成范小小的嘴巴惊叹地张成蛋状的椭圆，莫非、这、这位是正牌的樱花精？不由自主地走近几步，颇为紧张地踮脚一瞧，最先入目的是一双紧闭的凤眼，眼角上挑，睫毛修长……

“爱妻？”看到与天照相同的颇有威仪的上挑眼，成范乍然惊喜，刚才的事果然不是梦喽，连忙手脚并用地爬上青石，却在刚刚攀上去的时候，不小心踩到睡美人的长发……

脚下一滑，就这么直直地扑了上去……

这又痛又重却偏偏又软软绵绵略带甘甜的感受是……

困倦中感受到奇异体验不幸又幸运的人蓦地睁开凤眼，在看清映入眼中的成范脚的脸的同时，大吃一惊地推开他，“你这个无礼者是谁？”哇靠！在野外睡个觉竟然也会遇到变态！他以仁亲王的命就这么衰吗？

“爱、爱妻？”成范脸红红地捂住唇解释，“我不是要故意轻薄你，是不小心摔倒才会、才会……不过既然是夫妻，亲一下应该也不能算太无礼吧。”

“谁是你的爱妻！睁大眼睛看看好不好？我是男人啊！”一个翻身坐直身体，上一秒还酣睡在樱花丛中的果然是位长眉凤眼、挺鼻薄唇的轩昂男子。此刻，正气急败坏地竖着拇指向胸膛一指，“喂！我哪里像女人！哪里像你的爱妻！你非礼也要找对性别好不好？”

完蛋了——这个声音真的是男人！而且现在仔细看看，也只有眼睛那个部分长





得像天照嘛。呜呜呜——怎么办？成范的脸已经涨得通红，有生以来初次体会到惊慌失措的滋味，同样是初体验的还有他一并付出的初吻，过于紧张一时间连连后退，竟忘了是坐在青石上，结果一个筋斗栽了下去。

“喂……”轮到青石上的男子目瞪口呆，那家伙没事吧。

“对不起！再见！”被贴上变态标签的成范，顾不得检查身上有没有擦伤，不敢再看一眼地泪花飞溅头也不回地向前冲去。很快消失在另一人的视野中。

“什、什么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遭到无礼的对待后，没有得到任何说得过去的解释便这样被留下的男人，开始迟钝地愤怒起来。

话说，不幸被成范吻了的这位帅哥，是当今“后白河法皇”的第二皇子——以仁亲王，因为住在三条的高仓地区，被世人称为高仓宫，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向女性写情书的缘故，练就一笔好字，可谓是一位才华出众风流潇洒更兼风度翩翩的贵公子，只因受到太后的猜忌，无法继承帝位，只得屈居亲王之位，闭门素居，以花下春游月前秋宴代替被夺去的政治抱负，但就这样安于平静的生活，也终于在今天被打破了！

啊啊——他真是好懊悔啊！为什么只想到独自一人可以拥有真实的清静，便甩下了忠心耿耿的侍从，自己独自溜来吉野赏花呢？结果只是打了个瞌睡的工夫，竟然就惨遭神秘人物的非礼？！

但如果因为这种小事便剖腹自杀，也实在不符合他高仓宫的个性。他一定要找出这个胆敢有辱殿下家伙——将之诛杀！以雪前耻！



脸色铁青地回到府邸，却发现有人脸色比他更青地盘坐在大门口处相迎。

身姿挺拔的紫衣青年，一言不发地拔出腰刀。府内参天的巨木伸出横枝，在青年扎在脑后的一束长发上点缀下几朵洁白的花瓣，清瘦俏丽的五官因武士凌厉的气质外显，而并不会使他过分的美貌而让人觉得娇弱，原本就惯于沉默严肃的脸，此刻更是笼罩着一片萧然。

“信、信连！你在这里等我？”高仓宫心虚地一点点靠近……企图绕过他的身

形，不动声色地溜进去……

“殿下！”略微压抑的声音成功地拖住了他的后脚跟，他死心地转过半个肩膀，便看到信连敞开衣服开始在肚子上缠白布。

“信连……你、你要干吗……”死死抓住门扇，高仓宫气若游丝地问。

“属下身为殿下的护卫，竟然不知道殿下何时出去，也没能随侍在殿下的身边，想必是因为殿下已经不能信任属下的缘故了吧。既然如此，只好剖腹谢罪，希望殿下能够在信连不在的日子里好好照顾自己……”

“开玩笑的吧！信连！我怎么会不信任你！”呜——他就知道，他可怜的自由啊，有一半就毁灭在这位忠心耿耿的侍卫身上了。

“算我错了！我今后即使是去幽会也一定都提前把计划书交给你，你把腰刀收起来好不好？”呜呜——不知道他尊贵的以仁亲王有晕血的毛病吗？呜呜——他今天已经很惨的啦。

“殿下，你的脸色似乎不太好。”收起刀子，系好衣服，其行为堪称天下侍卫楷模的信连很快察言观色地注意到主人回来后的脸色青中泛白，并且绝非全部因为自己的行为所至，理由？当然是身为一个尽责护卫的经验谈。

立刻回想起在吉野被压被亲还被人叫做爱妻的凄凉境遇，高仓宫将积累满腔的怒火都冲着那个胆敢非礼他的轻薄儿发泄而去，当下咬牙切齿地命令：“信连！去帮我调查一个人！”哼哼，一旦查清那人的确切身份，他便要施展报仇大计！对！连带将今后不能独自去偷欢的账也要一并算在那人头上！只有这样，他这郁闷的心情才能得以稍稍平复。

“殿下，那个人叫什么？”

“不知道！”

“那么，他的长相呢？”

“天太暗，没看清！”

“那个人有没有非常特别、好认的特点，比方个子很高或者有什么口音之类……”

“……唇很软……人很香……”

“啊？是女人？”





“是男的……”

“……殿下，请允许我辞职……”

“不！信连你千万不要误会！”高仓宫一声尖叫满头大汗地揪住他，“事情是如此这般！”

“殿下，这样很难找。”听完高仓宫的讲述，信连抚额叹气，“你再回忆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供推敲的线索吧。”

线索？高仓宫蹙眉沉思。他逛累之后就决定在溪边小憩，迷迷糊糊中似乎有谁一直在附近唠唠叨叨，吵得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对了！当时天色渐晚，附近除了他们根本没有旁人，就是说那个非礼他和先前唠叨的是同一个喽！哈哈，这样一来，他就知道了！

因为之前那个人说的话，即便是他捂住耳朵也还是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好多嘛！

樱花……二十一……樱花……二十一……

吵得自己无法入睡的正是这句话呢！哗！这下被他猜到了吧！

“信连！”一扫之前郁秀眉目间的阴霾，高仓宫伸出食指，神清气爽地露出笃定的贼笑，“嘿嘿，那个人就叫——樱花二十一！”

对！没错！他记得那家伙就这样不停地念过很多遍！大概是在用名字向神明祈福吧！哈哈，却没想到这就是他暴露行藏的所在呦！

“是吗？”不认同地看着主子兴高采烈的表情，信连不太相信有人会起这种名字。但想必也算是个线索，他就姑且先调查一下吧。



同一时间，平安京内的另一所宅邸。

“什么？你遇到了天照大神？”

“什么？你亲吻了一个男人？”

“我该先回答谁呢？”成范认真思索中。

“喂！你说的那不是重点吧！”左京和伊长已经向对方开火。

“天呢，连我都还没有对男人下过手，樱町君竟然先超越我这个平安京第一花

花公子，实在是让人对你另眼相看啊。”伊长不无佩服地拍着成范的肩，一脸我认输了的表情。

“兄长大人竟然和天照成亲了，真是可喜可贺。”左京眉眼弯弯地微笑着拍手称庆，“这样说来，天照大神不就是我的嫂嫂了吗？”

“可是左京呀，”额角上再度出现十的符号，伊长用扇子挡住脸，悄声问，“不小心亲了男人的事暂且不提，但是你不觉得只为了樱花便卖掉自己的行为有些不妥吗？”与神明立下的誓言是不可违背的，万一樱花真的开了三个七天，那成范今生就不能成亲了呀。

“呵呵、呵呵……”

“你还笑？”

“伊长大人不用这样紧张啦。”左京举起袖子避开成范的视线微微一笑，“那或许只是兄长大人做的一个梦哦，但身为亲友的我们要懂得爱护他这样天真的思想，不要揭穿嘛。”

“是吗？”伊长露出狡黠的浅笑，长长飘洒过额头的中分刘海下一对不同色的猫儿眼，开始左右飘移。事关樱町君的时候，很多事最好是宁可信其有为妙。

“伊长大人真是的！”左京笑眯眯地大力拍他的肩，“不要以为自己长了双阴阳眼，看得到些什么就随便乱说笑嘛！”

“……但愿是说笑……”望着月光下的樱花，伊长意味深长地说道。



但是，接下来的日子……

“左京，你们家的樱花为什么一直都没有谢……”

“伊长大人，我们家的樱花已经开了二十天了。很美吧。”左京拢袖站在门口，笑眯眯地仰望如云的樱花。

“有趣，”伊长扇子一敲，负手摆出望天状，“这样一来，成范就必须履行和天照的约定了哦……”

“……不可以娶亲……是吗……”依然笑眯眯的左京忽然想到了一个挺重要的



问题，如果兄长大人不能娶亲，那么，担负起留下子嗣责任的人，就是他了吧……

“左京，你唇边的笑容好僵……”有人坏心眼地补充。

“……”

“哇哇，伊长！左京！樱花真的延寿了耶！”当事人藤原成范，丝毫没有觉得有任何烦恼地从前厅大呼小叫地跑出来。

“呵呵，兄长大人，那可真是……真是……可喜可贺啊。”天下第一爱护兄长的弟弟，左京大人，苦笑着如是说。



天下无大事——这是平民百姓们提醒自己不要随便陷入烦扰的五字箴言。但对于平安朝末年的优雅公卿们来讲，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不仅要随时将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地来突显自己高贵的殿上人身份，还要时刻留神不要让头发体肤受到一点损伤，据说——连手指上有个伤口都会影响交际与升迁，更别提眼下时局混乱、朝内势力不明暗流横生、平家一门独揽大权，把持朝纲。公卿们动辄得救，想要保持安泰，必须谨言慎行还得随时注意朝政风向，讨好平家的同时也不敢得罪了源氏与藤原氏，表面上光鲜的公卿们，真可谓生活得如履薄冰。

三条高仓宅，以仁亲王府，某位忠心耿耿的侍从，便正在为此头痛中。

起因是当今天皇的中宫（皇后），顺利安产一子，这位中宫娘娘身份尤其特殊，正是当朝相国平清盛的女儿，连后白河法皇都亲自前去为中宫安产作祈祷，满朝公卿自然更是唯恐落于人后前仆后继地赶去祝贺了。但是我们粉有个性的男主角——高仓宫！偏偏像个蘑菇一样窝在家里等发霉，任凭信连说死说活，嘿，他就是不肯去！

“殿下……”信连扶住头痛欲裂的脑袋，即使明知徒劳也要继续劝说，“我知道您心情不好，原本您应该被立为东宫，继承皇位，但是平家独断专权强行立了建春门院的儿子为当今天皇，所以您才不想去祝……”

角落里的上挑眼已经瞪成了三角眼，狠狠杀来一记白死光，“胡说八道！我是那样小气的人吗？今上是我的兄弟耶！他的小孩是我的侄子耶！我会因为过去的区